



董存瑞

DongCunRui

舍身为国 永垂不朽

陈修琪 编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董存瑞

Dong Cun Rui

陈修琪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董存瑞 / 陈修琪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2.5
ISBN 978-7-5500-0325-5

I. ①董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纪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2711号

董存瑞

陈修琪 编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涂 华 张 越
美术编辑	赵 霞
制 作	朱桃红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南昌市印刷四厂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1.25
版 次	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0325-5
定 价	1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2-5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董存瑞

Dong Cun Rui

目 录

CONTENTS

苦难里泡大的童年 / 001

惩治董八皮 / 006

初识八路军 / 013

儿童团长 / 021

英勇少年 / 027

血色夜晚 / 032

别了，南山堡 / 037

参军 / 044

第一次伏击 / 048

大练兵 / 055

耿直的个性 / 063

内战爆发 / 071

血的洗礼 / 077

挺进大海陀 / 082

路过家门 / 087

独石口的战斗 / 092

双手夺枪 / 099

激战大胜岭 / 106

如兄的战友 / 112

生死考验 / 117

鱼水情深 / 126

战前准备 / 132

我是模范爆破手 / 138

挂帅点将 / 143

决战隆化 / 149

血染战场 / 155

总司令题词 / 160

寻找英雄照片 / 164

董存瑞履历 / 169

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争议始末 / 170

董存瑞是否有妻子 / 173

苦难里泡大的童年

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,农历九月十三。察哈尔省怀来县(今属河北省)南山堡。这是与内蒙古高原相接的冀北山地,山峦起伏,气候干旱。

已是深秋了,太阳缓缓地从远处的山梁上兴起,把一抹淡淡的光亮散洒在破败的房屋上,让整个村落多少有些生气;炊烟也才开始袅袅地飘起来,而田野上是秋后的落寞与荒凉,枯霜遍野的寒秋气息就更浓了。

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。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农村经济萧条,民不聊生。曾经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,也因国民党的反目而陷入低谷,虽然南方偶尔还会闪亮革命的火种,但似乎与这偏远的冀北农村已经隔得很远了。

南山堡是个很大的村子,约有五六百户人家,有钱的大地主就有十多户,也有些比较富裕的中农家庭,但穷苦人还是多数,大多数人家都是靠租地或给地主打工为生。董家和许多贫苦人家一样,房屋一间地无一垄,祖祖辈辈都靠给地主当长工为生,吃了上顿没下顿,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。

当阳光照进破烂的屋内时,董全忠爬起来,用粗糙的双手抹一把满是皱纹的脸,看一眼正在熟睡的三个女儿,叹一声,摇摇头,走到厨房。挺着个大肚子的董家女人正在灶头点火,董全忠看着女人的大肚子心里微微一动,但愿老天保佑,这一次能生个儿子,老董家可不能没有后啊,毕竟他和董家女人的年龄不小了,再生儿子就没有机会了,在农村没有儿子就意味着一个男人最大的失败。他愣怔了一下,从屋角拿起锄头,准备去地里干活。刚走到门外,还没到院门,就听到屋里女人“哎哟”一声,叫道:“他爸,他爸——”董全忠忙转身回屋,看见女人捂着肚子不停地叫唤。董全忠赶紧扶住女人,连声问:“怎么啦?”女人有气无力地说:

“可能是要生了。把我扶到床上去吧。”

董全忠把女人扶到床上，女人的叫唤就更厉害了。董全忠说：“我去请接生婆。”女人拉住他，“可能已经来不及了，你还是烧一锅开水吧。”

水烧开了，孩子也就出来了。是个男孩！董全忠高兴得叫起来，忙从橱子里拿出一挂炮仗，跑到门外放起来。清脆的炮仗声和着婴儿的哭声，在村子的上空传递着董全忠快乐的心声：“我董全忠终于有后了！……”

盼来了董家的儿子，董全忠夫妻高兴得几晚上睡不着，三个姐姐自然也喜欢得不得了。这男孩，就是董存瑞。接着三个姐姐往下排，便给他起了个小名：四头。

一家人十分疼爱四头，到了六七岁，娘还娇着他，全家人省吃俭用，过着艰苦的日子，可有一点儿好吃的东西，总是留给四头。

可他毕竟生活在贫苦的家庭中，从七岁起就跟着爹下地干活。春天，他顶着风沙往地里背粪送肥；夏天，他顶着烈日跟姐姐间苗、扯草；秋收时，他跟着母亲拾谷穗、拣秫秸；冬天到了，他扛上小扁担跟着爹上山砍柴、割荆条，回来编筐、编筛。他跟着爹上山时，一步不落，他踏着石径往上攀登，一不小心就容易骨碌滚下来，手脚常常让刺草、蒺藜狗子划破。每当他小脸蛋涨得通红，鼻尖和额头上沁出闪亮的汗珠儿，爹就叫他坐在大石头上歇一会儿，自己装上一锅烟，一边抽一边津津有味地讲上一段“刘关张桃园三结义”，或是“空城计诸葛亮吓走司马懿”，要么就是“武松打虎”啊，“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”啊……四头瞪着大眼睛，托着腮帮听得入迷。每次，他还喋喋不休地问个不停。

四头从小风里跑，雨里钻，长得敦敦实实。他机灵、顽皮、胆子大，在村里是个出名的小淘气，攀起树来像小猴儿，爬起山来像小兔儿。他敢上树捅马蜂窝。他在赶驴车下坡时，竟敢站在驴身上。有一次缰绳没拽住，从驴身上摔下来，满身是伤，可他爬起来又站在驴身上。

为了活命，董存瑞和二姐每天都要去野外挖野菜、刮树皮，用树皮或野菜拌着粗粮度日。

董存瑞八岁那年，冬天非常寒冷。一天下午，十岁的二姐带着董存瑞去河边刮榆树皮，刚刮了几下，便被地主董八皮看见了，他说树是他家的，刮坏了他家的树，便恶狠狠地把董存瑞姐弟俩恶打了一顿，打完后又一只手一个把董存瑞和二姐提进了他的院子，不由分说左右开弓又扇起了耳光，顿时，打得董存瑞和二姐口鼻流血，二姐气不过，便顶撞道：

“树是河边长的，怎么就成了你家的！”

二姐一反驳，刘财主更加气急败坏，拿起一条鞭子劈头盖脸朝二姐身上抽起来，董存瑞吓得抱着二姐直哭，身上也被抽了好几鞭子，打得二姐皮开肉绽。

董八皮一边抽一边还不住口地大骂：“你们敢刮我的树皮，我就要刮你们的肉皮！看你还敢嘴硬！”

二姐赶紧央求说：“放了我们吧，以后我们不刮你的树皮了！”

但董八皮死活还是不放他们，又逼着他俩给他跪着不准起来，寒冬腊月，董存瑞和二姐也没有鞋子穿，两只脚冻得又红又肿，可他硬是不放他俩回家。哭喊声惊动了左邻右舍，有一些好心人便来替董存瑞他们求情，可董八皮还是不答应，却说：“去把他们家的大人叫来，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！”

傍晚时分，董全忠才赶来，一看董存瑞姐弟俩满脸流血、遍体鳞伤，他顿时就心疼地哭了，立即给董财主跪下求道：

“大爷，你行行好，放了我两个孩子吧，我以后给你干几天活，不要工钱，求你了！”就这样，父亲才把董存瑞和二姐领回家。

回家后，全家人都哭成了一团，左邻右舍看见没一个不伤心落泪。一位好心的邻居送来一块白羊肚毛巾说：“快给孩子们烧点水擦擦伤口吧，看把孩子打成啥样了，毛巾我也不要了。”二姐比董存瑞伤得重，事后一

直病得卧床不起，二十多天后才能下地。

四头和其他孩子一样非常想上学，只是因为家境贫寒，没有钱，上不起学。每当他下地或是背筐子上山打柴，路过学堂门口时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，鼻子总有点发酸，肚里憋着一股子气：董财主家没有一个人下地干活，他的孩子们却能蹦蹦跳跳地上学；而我们一家老小整天在地里起早贪黑地干活，不仅秋天剩不下粮食，连孩子们都上不起学。

有一年，四头全家拼死拼活地干活，把全部血汗浇灌在贫瘠的土地上，只盼着有个好年景。果然，入秋以后，庄稼长得比以往哪一年都好，四头眼看着一天天将要成熟的庄稼，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希望。他天真地想：今年秋收之后，家里一定剩不少粮食，这样全家人可以有饭吃、做新衣裳穿了。

一家人咬紧牙关把粮食收回家里，还了地主董八皮的债，剩下一些。可是第二天，董八皮又带着一群打手闯进了他的家，硬说还有利息没还清，不容分说把剩下的粮食几乎全抢走，剩下的一点，连全家糊口都不够。

一年的辛苦又落空了。母亲和姐姐难过得哭了，爹气得指着董八皮的背影跺脚直骂。董存瑞却攥紧了小拳头：“为什么自家种的地，却要给董八皮交粮呢？”

这一年，革命的火种在全国各地播撒，许多共产党人为了宣传革命理想，在一些地方办起了平民学校。南山堡村里也办起了学堂。学堂里有一个年轻的杨老师。董存瑞十分喜欢他。有一天，董存瑞在村口碰见杨老师，就问：“为什么我家的地不是我家的，而是董八皮家的？为什么我家种出来的粮食却要交给董八皮呢？”

杨老师一听，心里自然一惊。他拍拍董存瑞光溜溜的肩膀，说：“那地是你家的，但是让董八皮家给霸占了。”董存瑞还是有些疑惑，说：“啥叫霸占了？”“就是抢去了！”董存瑞眼睛瞪大了：“为什么他们能

把地抢去呢？”“因为他们有钱，有势，还有枪。”董存瑞还是不明白。

董存瑞没有想到，没有几天，听到了消息，说是董八皮带着几十个家丁把杨老师抓到乡公所去了。

有人说杨老师是私通八路军的人，也有人说，杨老师是搞抗日救国运动的地下党人。杨老师到底是什么人，南山堡的大人小孩也不知道，后来再也没见过他。

惩治董八皮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中国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。卢沟桥的枪声震惊全国。日军一举占领北平，随即侵入华北，并于当年八月占领了怀来县城。

九月的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董存瑞正在被窝里熟睡着，突然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，接着就听到村边有人喊马嘶的声音。董全忠急忙披起衣服出院张望，远远看见有一队日本鬼子骑着三轮摩托车和马向赵川方向奔去，领头的鬼子摩托车上还挑着一面太阳旗。董全忠知道是常听人们说过的日本鬼子队伍，吓得急忙关好了门，回家告诉孩子们都要在家里好好待着，谁也不准出门。

直到天大亮时，大家才敢出家门，一看街上早已站了许多乡亲们，大人们的表情都很恐惧，只见大家都纷纷议论早晨鬼子经过村口的事。有人说鬼子经过村口时抢了几家老百姓的东西，还用枪打死了一个人，人们顿时陷入了恐慌。

自从鬼子骚扰后，村里有钱的财主们就纷纷把粮食埋了起来，人都躲到山里或城里去了；只有这些没钱没粮的穷人谁也没有躲，因为大家连锅都揭不开，只有一条穷苦的命，也用不着躲。

果然，几天后的一个上午，一支约有30个日本鬼子的小队直接开进了村子，领头的鬼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满脸横肉，腰间挎着一把指挥刀，气势汹汹。不一会儿，鬼子就把村里的人都赶出了家门，不论大人孩子都集中到南山堡的场子里。领头的鬼子站在戏台上，手里举着指挥刀唧哩哇啦地喊着，村里人谁都听不懂他喊了些什么。后来有个翻译官站出来又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，好像是说：“中国人日本人都是黄种人，都是一家人，大日本帝国要在这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你们把粮食统统拿出来都送

给大日本皇军！”

翻译官讲完后，村里的乡亲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话。鬼子见村民们一个个都是穷光蛋，便不由分说挨家逐户到处搜抢，顿时，村子里鸡飞狗跳、人喊马嘶，鬼子的嚎叫声与孩子们的哭喊声乱成了一片，吓得村民四处躲藏。

鬼子抢到刘全根家的时候，见有一头毛驴，顺手便牵，刘全根拉住毛驴死活不松手，鬼子凶残地照他开了枪，“呯”的一声枪响，刘全根就这样死在鬼子的枪口下。

村里人听说刘全根被鬼子打死了，谁还敢拦挡？一个个都躲进家里不敢露面，任鬼子肆意抢夺。几个时辰后，鬼子就在村里抢了三百多只羊，十多头驴，还有四五十头猪，还糟蹋了村里的两个媳妇。

下午，鬼子把抢到的牲口都集中在一个场子里，逼着村里的乡亲们给他们把牲口全赶到了县城。

这一次鬼子进村后，全村人个个恐慌不安，有钱的地主们更怕得要死，白天谁也不敢回家，后来干脆都躲到有城池的赵川或小白阳避风去了。

春天到了，该种地的时候了，可是富户人家都躲走后，全村的土地再没有人料理。这一下更苦了这些穷苦人，因为穷人无处打工，养家糊口更加困难。

那时的春节是穷人的鬼门关，当地流传着这样几句俗话：

腊月初八阎王缠，

穷人最怕二十三，

大年三十鬼门关，

吃过饺子才团圆。

意思是说每年到腊月初八后，天寒地冻，穷人们因没有棉衣穿，时常有人饿死冻死或患病致死。到阴历二十三过小年时，地主又开始逼债，佃

户们愁得提心吊胆、四处躲藏。最难过的就是除夕，地主仍然还要到家里逼债，直到初一吃了饺子后，佃户们才敢露面。因为当地有个风俗，佃户欠地主再多的债务，只要大年初一吃了饺子，就不再上门逼债了。所以穷人都称大年三十是“鬼门关”。

其实，说是吃饺子，穷人家哪有白面包饺子吃？只不过是用水高粱面包野菜就是饺子了。

一年冬天，临过春节时，富人家的孩子都欢欢喜喜地迎接过年，可董存瑞姐弟几个连双鞋都没有，全家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哪还有兴趣过年？父亲于小年二十三从外地打工回家后，因为欠董八皮家债务，躲在一亲戚家不敢回家露面。除夕那天，董八皮突然闯进董存瑞家，恶狠狠地对几个孩子说：

“你们的爹回来躲到哪里去了？欠我的债不还了？！”

几个孩子吓得蜷缩在炕上不敢做声。董八皮看了看屋里，连一文值钱的东西也没有，气得暴跳如雷，一边骂一边摔吃饭的盘碗，最后气势汹汹地说：“你家还不了我的债，就别想过这个年！”说着，随手把他们仅有的一口破锅拔起来，“咣啷”一声摔在地上扭头走了。

碗摔了，锅破了，孩子们吓得号啕大哭，哭声震破了除夕的夜空，惊动了左邻右舍，邻居们都看着董存瑞他们直摇头叹气。

直到后半夜，父亲才偷偷回到家里，看了看地上被甩破的锅和碗盘，又看着几个饿得骨瘦如柴的孩子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。父亲把董存瑞揽在怀里，老泪纵横，半天也没说一句话，许久，他长叹道：

“儿啊，我们的命苦呀！”

是啊，父亲终年受苦受累打工，到头来过年时全家连一顿饭都吃不上，而且有家都不敢回，在他的心里，这就是命运啊！他哪能不伤心呢？

董八皮看着国民党官员像兔子似的，一下跑得无影无踪，自己要依靠国民党已没指望，便跟日伪军穿起了一条裤子，当了汉奸，组织了维持

会。

一时间南山堡上空乌云密布，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。董八皮倚仗日本鬼子撑腰，在村里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。村里人对他又气又恨，可又无可奈何，真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有苦难言。

这一天，董存瑞把小伙伴叫在一起，商量惩治董八皮的办法。有的说烧他家的房子，董存瑞摇摇头：“不行，弄不好把邻居也烧了。”有的说，我们一起用石头砸他，董存瑞说：“不行，他身上有枪，明着干我们肯定吃亏。”

孩子们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，董存瑞也给愁坏了。他一连几天眉头紧皱，想着点子。一天傍晚，他又把小伙伴们找在一起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现在有办法了。”

董八皮家门前有一株老杨树，树杈里有个大马蜂窝。平时，大人们从那里路过，都提着神，快着步子，生怕让马蜂给咬了。

董存瑞从衣兜里掏出一条母亲纳鞋的麻绳，指着树上的马蜂窝说：“把绳拧在马蜂窝上，咱们藏在草堆里，牵着绳子的这一头，等董八皮走到树下，咱们就用劲儿一拉。”“好，太好了，让马蜂狠狠地咬他！”小伙伴们都拍手叫好。

“那，谁去拴绳子呢？”

两个孩子先后站出来，接过绳子往上爬。没爬到一半就哧溜儿哧溜儿地下来了：“不行，马蜂要咬人，吓死我了。”

董存瑞两手叉腰说：“咬怕啥，还能咬死人啊！”

说完，他把绳子掖在裤带上，双手紧抱树干，两脚用力一蹬，几下子就爬到了马蜂窝下面，他用绳子去绑蜂窝时，胳膊被一只黑头大马蜂咬了一口，痛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朝下面的伙伴看了一眼，赶忙咬住牙挺着，很快把马蜂窝系了个牢实。

下来时，四五只马蜂又追着咬他，他一手抱住树干，一只手挥赶着马

蜂。但还是被马蜂狠狠地叮了几口，那个痛啊真是钻心地痛，他只能咬着牙，不让自己的泪水流下来。

“服了，我们服你了！”小伙伴们围上去，帮他揉着脸上的包。“别说了，快藏起来，董八皮该出来了。”

董存瑞把几个小伙伴领到大杨树后面的草丛里，他拉着绳头，透过草丛的缝隙，两眼死盯着村口。

“看，出来了。”

董八皮摇摇晃晃走到杨树下，边吸水烟边看收庄稼人打他眼前走过。

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团黑乎乎的大蜂窝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正好掉在他的秃顶上。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马蜂一只只地窜了出来，疯了似的往董八皮的脑瓜乱蜇。

董八皮扔掉水烟袋，两手抱着脑袋不停地叫唤：“谁个兔崽子搞的鬼！哎哟哟……”

董存瑞和小伙伴们那个开心劲儿没法说，想笑出声来却不敢，只能抿着嘴偷偷地跑开。

这一晚，南山堡的村民都躺在自家的炕上聊起这件快心事。

董存瑞回到家，父亲发现儿子头上多了几个红肿的包，不觉心疼起来：“四头，你干的？”

董存瑞一言不发。父亲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：“我叫你闯祸！”

董存瑞一转身，一溜烟跑到了帽顶山上。

天阴沉沉的，绵延起伏的群山在苍茫的天底下透出一种时间的沧桑。两条白亮亮的铁轨和冒着白烟的火车头穿山绕道，一路远去，也把董存瑞的心事带得很远很远……

董存瑞从小受着父母亲的娇惯，毕竟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，又是最小，可他从未娇惯过自己。今天父亲的一巴掌，打在他脸上却痛在他心里。“我做错了吗？”他问自己，可他却找不到答案。

天色渐渐地暗了，炊烟在村子里袅袅地飘升。倦鸟开始归林了，鸡儿也开始进笼了。冷风在山顶呼呼地吹着，风声里，隐约传来了母亲焦急的呼唤声：

“四头——四头——”

听到母亲的呼唤声，董存瑞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数落着儿子：“你爹还不是为你好，怕你吃亏。我们家怎么斗得过董八皮呢？”

董存瑞没吭声，只把目光死死地盯在地面上。

母亲叹一口气，看着儿子，无奈地摇摇头。她觉得儿子有些陌生了，骨子里似乎有一种犟劲正悄悄成长。

第二天，董八皮的儿子一脚踢开董存瑞家的门。“长安岭皇军据点要民夫了，你家出一个，明儿就走。”

母亲冷冷地说：“他爹出外了，孩子还小！”

“只要烟囱冒烟就得有人去，孩子再小也得去！”他恶狠狠地说完，晃着脑袋走了。

母亲又急又气，却又没有办法，急得暗自流泪。董存瑞忙过去对母亲说：“娘，去就去，咱不怕，顶多磨它个把月洋工就回来。”

董存瑞走了，母亲的心一下子空了。整天为董存瑞的安全担忧，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该如何向他爹交代呀？她忍不住一个人抹眼泪，以至于晚上睡不着，一睡着，就做噩梦，不是董存瑞被鬼子打得满地打滚，鲜血直流，就是董存瑞逃跑被鬼子发现，不断地追赶，子弹在董存瑞的身后乱飞，眼看董存瑞就要逃脱，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董存瑞的后背心，董存瑞大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……母亲也在一声惊叫中醒来，想着梦中的情景，禁不住号啕大哭。

这一天，天刚黑下来，母亲正在做饭，董存瑞突然推门进来。母亲一愣，随后惊喜地扑过去，紧紧抱住儿子，眼里止不住地流出了喜悦的泪

水。

吃过饭，母亲问：“不是个把月吗？怎么就回来啦？”董存瑞说：“鬼子让我出来背水，我骗开看押我的鬼子就回来了。”“跑回来就好，就怕董八皮不饶你。”娘有些担心地说。董存瑞气愤地说：“他不饶我？我还不饶他哩！”

农历七月十五那天是鬼节，农村人都要给死去的亲人烧纸送钱，供奉祭品。董存瑞用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火药制了个“土炸弹”，找来几个小伙伴，悄悄地来到了董八皮祖先的坟地里，把土炸弹埋到地下，只把捻子留在上面，便远远地躲在一边看董八皮的丑态。

到了下午时分，董八皮带着一家老小来上坟。放完了炮仗，又烧起纸钱，正准备开哭时，烧纸的火屑烧到了土炸弹的捻子上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腾起一股浓烟，供桌上的碟、碗、盘、筷子全飞起来。这下可好看了，磕头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，假意号陶的变成了惊慌的尖叫，一个个面如土色、浑身筛糠。董八皮和他的儿子一堆烂泥似的瘫在地上，几个狗腿子忙把他俩拖回家去。

藏在暗地里的董存瑞和小伙伴们，看到董八皮一家人的丑态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